

## 第五章 东征战船 塔影藏忧

## 姑嫂塔下

杨新辉

永历十五年十二月，泉州湾的清晨，还裹在深冬的寒气里，一阵急促如鼓点的马蹄声，从金门古渡一路奔来，撞碎了漫天浓雾。

信使身披铠甲，勒马长呼，声音一遍又一遍滚过街巷：“捷报——国姓爷大败荷夷！攻克赤崁城！台湾全境收复——！”

这一声，像惊雷炸在半空。不过片刻，整个泉州湾都沸腾了。

渔村的百姓扔下渔网、锄头、针线，疯了一般涌向渡口、涌向海岸、涌向宝盖山脚下。鞭炮声噼里啪啦炸响，锣鼓敲得震天，老人抹着泪，妇人抱着孩子，汉子们振臂高呼，压抑多年的屈辱、恐惧、等待，在这一刻全化作滚烫的泪水，淌满一张被海风刻满皱纹的脸。

阿珠抱着已经四岁多的念海，被阿秀紧紧扶着，挤在人群最前排。海风刮在脸上，她却浑然不觉冷，只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炸开，又酸又热，直冲眼眶。

台湾收复了。海峡通了。

那道横在天地之间的铁锁，终于被砸开了。小念海被这股热烈裹着，也跟着挥舞小手，一声声喊：“阿爹要回来了！阿爹要回家了！”

阿珠的泪，终于止不住地落下来。她等这一天，等了整整四年。

从阿海背着竹篓消失在海天尽头，到黑风浪沉船、荷夷封锁、音信全断，她抱着襁褓里的孩儿，牵

着年少的阿秀，一日日登塔，一夜夜点灯，把自己从一个新婚妇人，熬成了望眼欲穿的妻子。

如今，船回来了。她的人，也该回来了吧。

海面上，千帆竞渡，战船列阵，白帆如云，旌旗猎猎，在碧蓝的海面上铺开一条壮阔的长路。阳光洒在浪尖，碎成万点金光，海风带着胜利的气息，吹过姑嫂塔檐，吹进渔村，吹进每一个离散家庭的心。

阿珠死死盯着一艘艘靠近渡口的船。眼睛一眨不眨，连呼吸都放轻。每下来一个人，她都要往前凑一步，细细打量。

是不是阿海？是不是那个肩背宽厚、眼神沉稳的身影？是不是那个临走前说“我命硬，一定回来”的男人？

一艘船靠岸。

不是。

又一艘船靠岸。

还不是。

她扶着念海，拉着阿秀，在拥挤的人群里一趟趟穿行，见人就问，声音轻得发颤，却异常执着：“大哥，请问……你见过阿海吗？邱阿海，泉州宝盖山脚下的，四年前出海的渔人……”

“老乡，你们在台湾，有没有见过咱们泉州去的渔民？”

“有没有听说一个叫阿海的人，他还活着吗？”被问的人大多摇头，

有的面露同情，有的一脸茫然，有的则长长叹气：“海上风浪大，沉了不少船……很多人都没了下落。”

“台湾那边地方大，人也散，好多去垦荒的，一时半会儿寻不着。”每一次摇头，都像一根细针，轻轻扎在阿珠心上。一开始的狂喜，一点点凉下去。

希望像潮水般涌来，又一次次退去，只留下空荡荡的沙滩。

阿秀扶着嫂子，眼圈早已通红，却还要强撑着安慰：“嫂子，哥哥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没事的。可能是滞留在那边，还没来得及上船……”

话是这么说，可她自己声音发颤。她们都清楚，船都回来了，人没回来，多半是凶多吉少。

阿珠没有哭出声，只是嘴唇微微发抖。她望着茫茫海面，望着那些陆续归港、却没有阿海的船只，心口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，闷得发疼。

国姓爷收复了台湾，赶走了红毛夷，打通了海峡。天下都在欢庆，可她的欢喜，却空了一大半。念海仰着小脸，拉着她的衣角：“娘，阿爹怎么不回来？阿爹不要念海了吗？”

阿珠蹲下身，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，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海风与尘土，一字一句，轻声却坚定：“不会的，你阿爹不是不要我们。他只是……还在路上。”

哪怕所有人都告诉她，可能不在了。哪怕渡口的船一艘艘空了。哪怕希望越来越淡。她也不肯承认那个“死”字。死了，就真的没了。

只要还活着，哪怕在海峡那头，哪怕隔着千山万水，总有一天，会回来。

她抬起头，再一次望向宝盖山巅那座静默的姑嫂塔。

塔身依旧巍峨，石砖依旧斑驳，像无声地告诉她：再等等，再等等。阿珠轻轻抹掉眼角的泪，拉着阿秀，抱着念海，慢慢退出喧闹的人群。

渡口依旧人声鼎沸，锣鼓喧天，欢庆胜利。可她们姑嫂俩的身影，却在一片热闹里，显得格外单薄、格外安静。

欢喜是大家的，她们只分到了一怀沉甸甸的失落，和一丝不肯熄灭的、微弱到极致的盼望。

船回来了，人未归。

海峡通了，梦未圆。

姑嫂塔下的守望，还要继续。

只要阿海一天没有确切消息，她们就等一天。

一年不回，等一年。

十年不回，等十年。

她们信——

阿海还活着。

在海的那一头，和她们一样，苦苦盼着回家。

## 第六章 台江滩涂 垦荒为家

海峡的那头，台湾岛刚刚摆脱荷夷铁蹄，满目疮痍，百废待兴。

邱阿海被同乡渔船从风浪中救起时，早已奄奄一息。在海上漂流的那几日，他全靠一口硬气撑着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回家，回泉州湾，回姑嫂塔下，回到阿珠、阿秀和尚未出世的孩子身边。

可等他挣扎着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，却是荷兰人横江的铁索、森严的炮台，以及一纸冰冷刺骨的禁令：寸板不得下海，片帆不得归乡。

归路，断了。

家，近在眼前，又远在天涯。

他像一头被困在孤岛上的猛兽，日日站在海边，向西凝望。目光穿过茫茫台海，落在那片看不见的故土上。宝盖山的风，姑嫂塔的影，家中昏黄的灯火，亲人温柔的模样，在他脑海里一遍遍浮现，夜夜入梦，醒来时，枕畔全是泪水与海水的咸涩。

不久之后，捷报传遍台岛，国姓爷大军彻底收复台湾全境，将荷夷尽数驱逐。消息传来，滞留岛上的闽南移民无不奔走相告，喜极而泣。邱阿海也跟着同乡焚香庆贺，连日愁云一扫而空。有国姓爷坐镇台疆，海疆安宁，他们这些流落异乡之人，总算有了依靠，心中重燃归乡与安居的希望。

可命运，再一次给了他沉重一击。

永历十六年，噩耗骤至——

国姓爷郑成功，病逝于台湾。这个消息，如同晴天霹雳，劈在每一个滞留台湾的闽南人心中。

是这个人，领着大军东渡，赶走荷夷，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；是这个人，让他们在异乡有了依靠，让他们觉得，总有一天能重归故里。如今，这座精神上的靠山，轰然倒塌。

百姓哭声遍野，如丧考妣。有人跪在海边，面朝大陆长跪不起；有人捧着家乡带来的泥土，泣不成声；有人默默摘下头上的竹笠，对着台江方向深深叩首。

为了感念国姓爷的大恩，也为了安放心中无处寄托的乡愁，从大陆渡海而来的百姓们自发聚在一起，提议修建一座庙宇，世代供奉。

消息一传开，台江沿岸瞬间动了起来。没有官府号召，没有强人逼迫，全是百姓自愿。有钱的，捐出银钱、木料、砖瓦；有力的，扛锄、抬石、挖土、夯土；有手艺的，木匠、石匠、泥水匠，自带工具赶来，分文不取。男人、妇女、孩童，全都加入进来。

有人从清晨忙到深夜，饿了啃几口干粮，渴了喝几口水，手上磨出血泡，脚底走出裂口，也不肯歇一歇。他们心中憋着一股劲：要给国姓爷建一座最稳、最庄严的庙，也要给自己建一个能安放乡愁的地方。

一座国姓庙，就这样在台江岸边拔地而起。庙宇不算华丽，却庄严肃穆。

从此，这里成了所有大陆移民的精神寄托。

每逢初一、十五，或是思念家乡、心中苦闷之时，阿海必定会换上一身干净衣裳，来到国姓庙前，静静上一炷香。

香烟袅袅，飘向天际。他跪在蒲团上，深深叩首。

一叩，谢国姓爷收复台湾，救百姓于水火；

二叩，求神明庇佑泉州的亲人，平安无恙；

三叩，盼有朝一日海禁开放，让他能归乡祭祖，再见亲人一面。

他从怀中掏出那半块双鱼木牌，紧紧攥在手心。

木牌被体温捂得温热，上面的纹路，是离家时与妻子分别刻下的记号。另一半，留在了泉州，留在了姑嫂塔下。两块木牌，隔海相望，像极了他与亲人，咫尺天涯，不得相见。

国姓庙里，常常挤满和他一样的人。大家来自泉州、漳州、厦门，口音相近，乡愁相通。

有人默默流泪，有人轻声叹息，有人对着神龛喃喃自语，诉说着对远方亲人的思念。

在这里，他们不用掩饰脆弱；

在这里，他们能找到一丝家乡的气息；

在这里，他们能把说不出的苦，全都讲给神明听。

邱阿海知道，短时间内归家已是奢望。他不能垮，不能



倒下，哪怕身在异乡，也要活着，等着海峡重开的那一天。他擦干眼泪，加入垦荒的队伍。

台江沿岸，大片滩涂荒芜，盐碱遍地，杂草丛生，蚊虫肆虐。阿海与乡亲们扛着锄头、背着犁耙，一步步踏入泥泞。烈日晒裂了皮肤，海风抽打着脊背，盐碱水浸得伤口刺痛，可没有人叫苦，没有人退缩。

他们挖渠引水，排碱洗田，修堤筑埂，一锄一锄，一寸一寸，将荒芜的滩涂，改造成能种粮食的良田。有人累倒在田埂上，歇一口气，爬起来继续干；有人手上磨出了血泡，破了又结，结了又破，最后变成厚厚的老茧。

他把从泉州老家带来的稻种，小心翼翼撒进翻耕好的泥土里。

那是家乡的稻种，带着宝盖山的气息，带着泉州湾的水汽，落在台湾的土地上，生根，发芽。

汗水一滴滴砸进干裂的土里，浇灌着秧苗，也浇灌着他心底不灭的乡愁。闲暇时，他总会站在田埂上，久久向西凝望。脚下的土地再肥沃，也不是故乡；身边的同乡再亲近，也不是骨肉。

他的根，在泉州湾；他的家，在姑嫂塔下；他的亲人，在海的那一头，日日守望。

夜幕降临，月光洒在台江的水面上，与泉州湾的月光，是同一轮。

阿海对着西方，轻轻低语：阿珠，阿秀，等我。等稻子熟了，等海峡通了，我一定，回家。